工書

八編類纂 二十八

イ加3
1717
77-28

芸七十七

加
門
1717
77-28

工說

天地之生材無限。若足供朝廷之斧斤。木石之生長有限。實有望司空之愛惜。試觀阿房火焰。三月飛灰。蘇臺鹿游。千秋貽笑。古來人主之費工與工曹聽命以供人主之費者。兩有咎焉。是惟土堦崇萬代之規。露臺惜百金之用。晉築崇臺而荀息以累棋諫止。齊益大室而香居亦以無臣諫止。此皆爲造化憎物力爲朝廷廣盛德爲下民起歡呼可謂良工苦心矣則夫後世工曹之役。湧地金錢。每出於關津之萬艘。擎天玉柱。止宜固畿輔之百城。爲宗社計。乃召司空東

版以載可也爲門戶計則皐門應門有伉將將可也爲堂室計則鶱飛鳥革覺楹殖庭可也不然者使人爲之則勞計乃立辟廱經始靈臺可也不然者使人爲之則勞民矣使鬼爲之則勞神矣夫人非大木乎宗子非堅城乎忠臣非國之棟乎君子非邦之基乎文章不爲宗匠乎禮樂不爲冊青乎防雨不有牖戶乎相臣豈少舟楫乎將帥有權寧非樹邊之樓櫓乎君民一體寧非浚河之壅滯乎土木之工雖人主之私意而二三臣工亦當共酌可否共濟時艱以爲從違可也噫晏子不奉新室而稱賢朱劻遍求花石而稱不肖愚願諸司慎於斯二者以致至於唐堯漢文則百工其來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識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暮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
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何承矩論塘泊屯田之利〕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
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逆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旣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
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
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裁埋鹿角釘設
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邊情從來如此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其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术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諸葛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宜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

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緩
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
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
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
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
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
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
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
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通州築敵臺別比意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入九月別募精勇
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
用葢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
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
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遠戰乎何者虜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
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贍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
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追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爪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扣滁眞六合等
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
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
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
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圍結山
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
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
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

做事然策
紫陽宜責
皆未嘗不
做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遷
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
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
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
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恐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
之士前來建康斟其妥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
畫繩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所扣之至
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
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漢哀帝初平當使鎮河堤奏言九河今皆湮滅宜博求能濟川流河者詔下吏民莫有能應者惟記賈讓上

揮施行

陳亮乞措置定山瓜為揚州萬世歩石跋三堡也目耿言治水者示不徒延歲事之曲折也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畢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廻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
州渠首盡當卽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過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新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
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
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
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
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
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
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
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
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
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
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壍開久廢之故道此
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歐陽修論修河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令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玉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自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

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茭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庶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貢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
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遄流
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
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
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
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
見而胥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蘇轍論開孫村河）

右右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徑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必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即金城郡）
（湟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溝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理湟陿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也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爲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宬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謂因寒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皆羌種）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漢志漢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脩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泊水亦在其中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魏志〕魏屯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閻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
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
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
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
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
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
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
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
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
后於陳許鄧隸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
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
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
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
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
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
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
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
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況言鎮
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即其地大興營田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
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
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
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
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
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
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
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
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既調夫矣
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
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
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
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
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
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
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
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
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
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
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
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
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
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
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
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
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羅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
支移者量出腳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
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
有矣七年惠卿奏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
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
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
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
助邊計乞推之陝西（朱志作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倗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遍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
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益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
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
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
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
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
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
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漢志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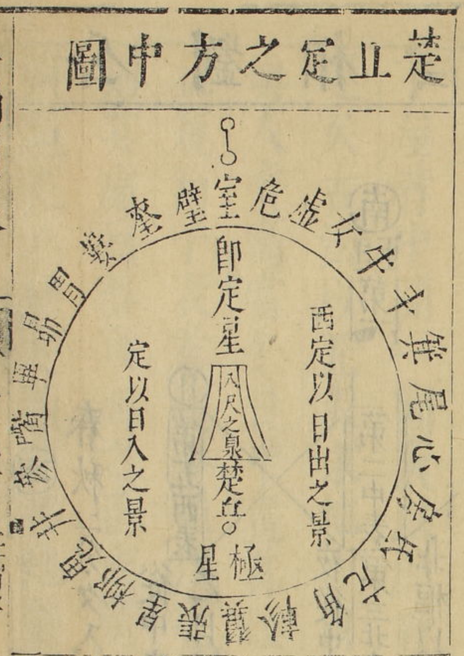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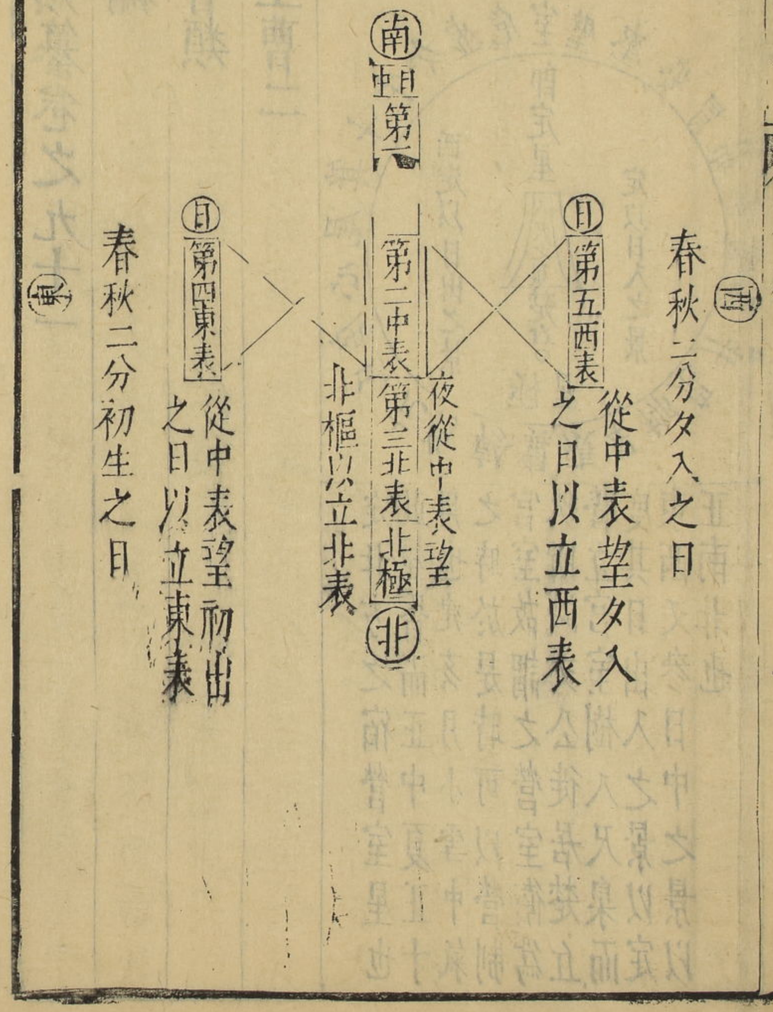
工曹二

楚丘定之方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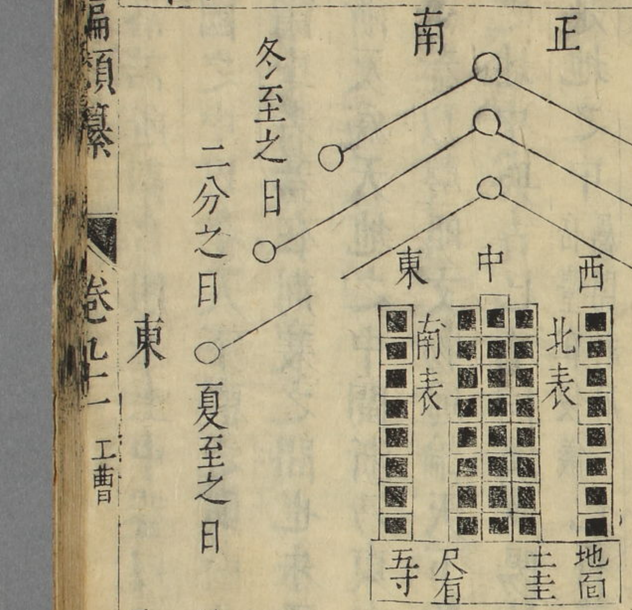
定非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定正南非也

公劉相陰陽圖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恩之惟用一表其表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爲指北準繩置窺筒于表首隨隼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

召誥土中圖



納曰東西二陸之中

東表去日近每昳後景

方中南表去尤近正晝

臨表土故景短

中表每正晝

景與土圭等

西表去漸遠每日未中

景已中非表去尤遠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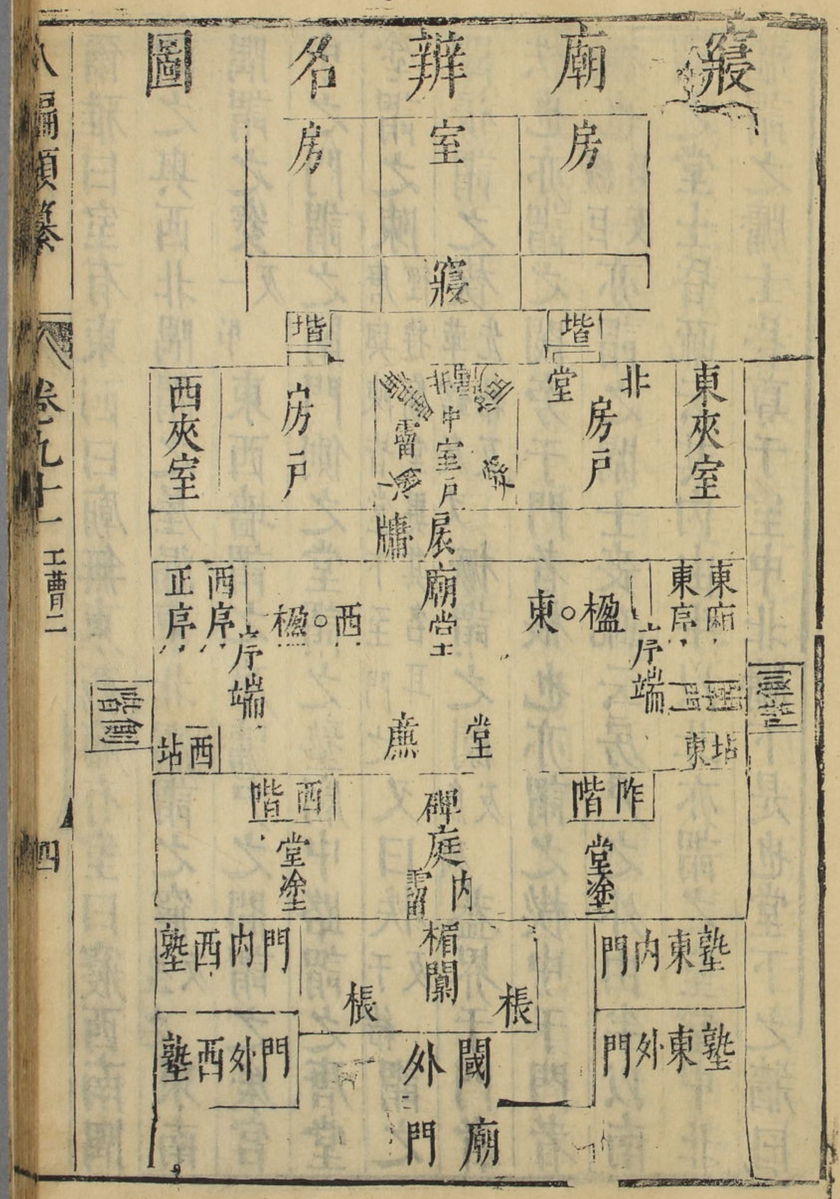
日中景已過

于二分之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晝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非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非則其地向非矣此法蓋以午景與非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非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衰而東西壯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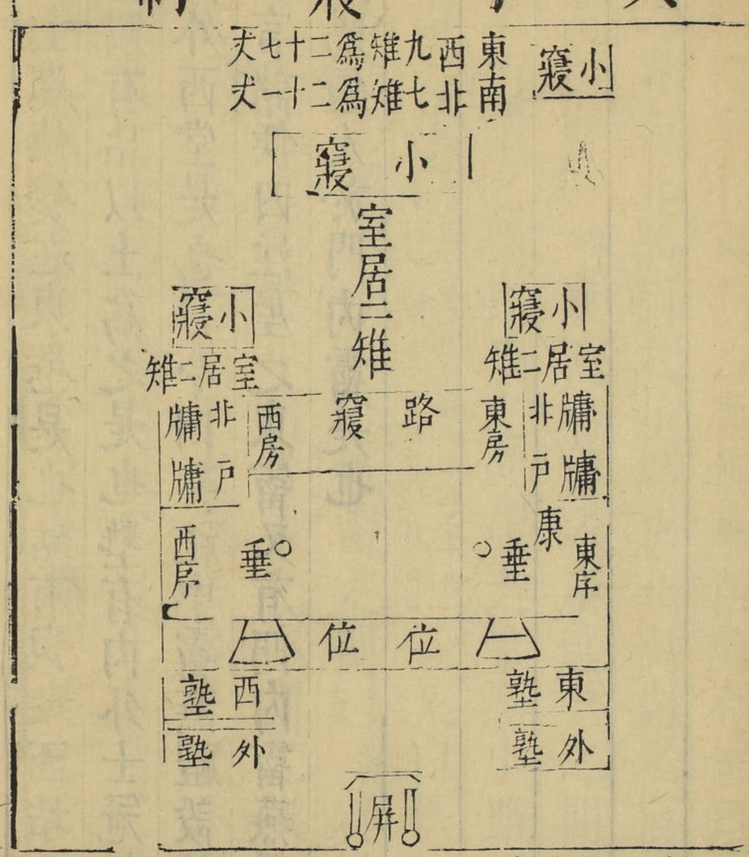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 岳臺在陝州開封府儀 已自差許多 土圭法

寢廟辨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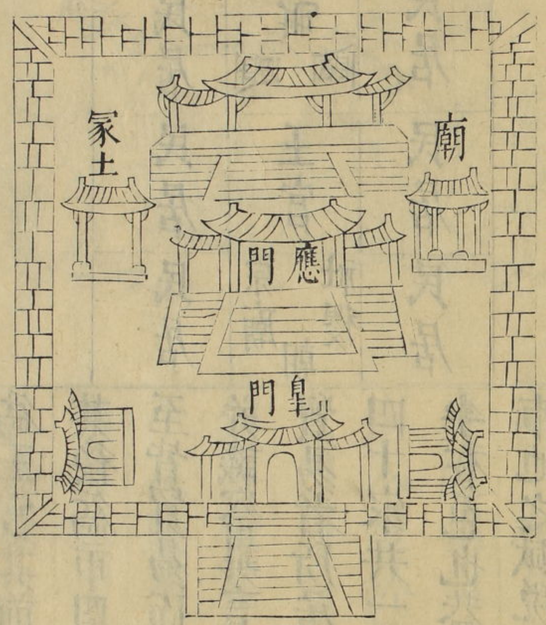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非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窔（盈之反）東南隅謂之突（一弔反）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閨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涂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又曰棖（于結反）謂之閾（魚列反）蓋界于門者棖也亦謂之閾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橛也（橛巨月反）亦謂之閾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非牆謂之牖士昏尊于室中非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虞饋爨在東壁是也坫有東坫西坫士喪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觚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天子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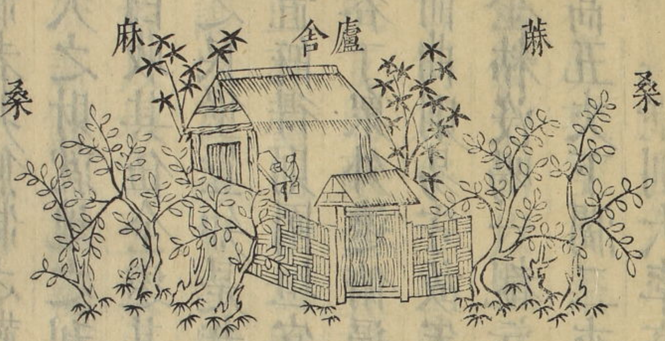


皐門應門圖



大雅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廛市之圖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爲規其中爲王宮其前爲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爲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至皆貿易而市官爲之治其爭亂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爲廛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市地之賦稅也受一廛者所居廛市之地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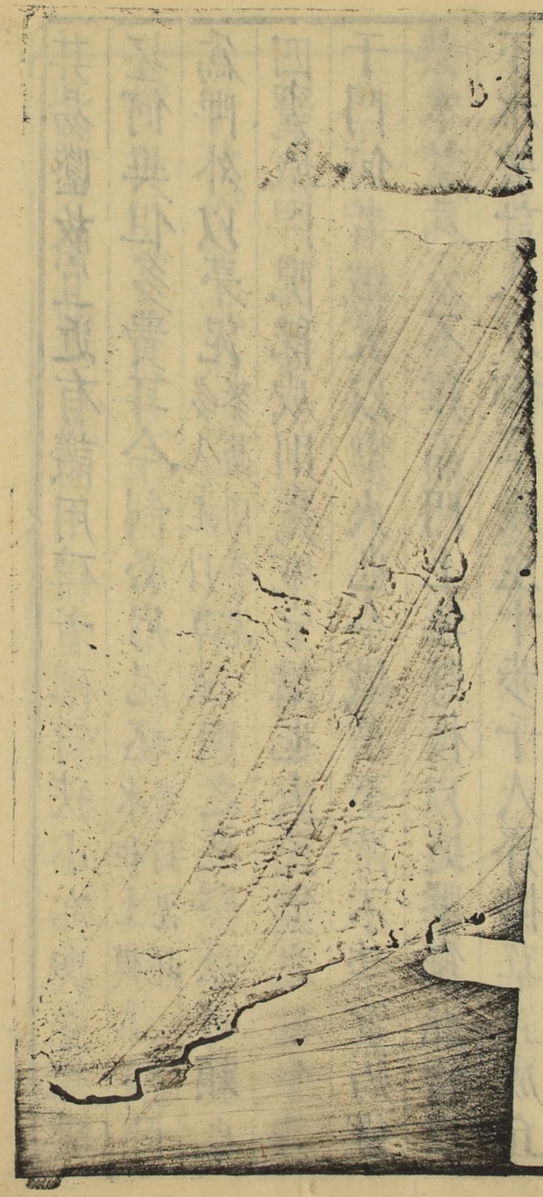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屋於邑以爲安也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蚕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爲布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内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
今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堄爲二丈下濶
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堄難
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
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堄五尺其二丈五尺
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
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
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
則護垣爲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
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元
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
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中空

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
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即以東非角論之
則循非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非築
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
不得更附非垣附非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
附亦須爲臺三四附墻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
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
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既繆矣道皆斜臺以
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
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番角而出縮腹而入者
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
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
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爲虜墜者
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呈收
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
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
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
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陴墻至三尺而止順
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墻尺許中空遍置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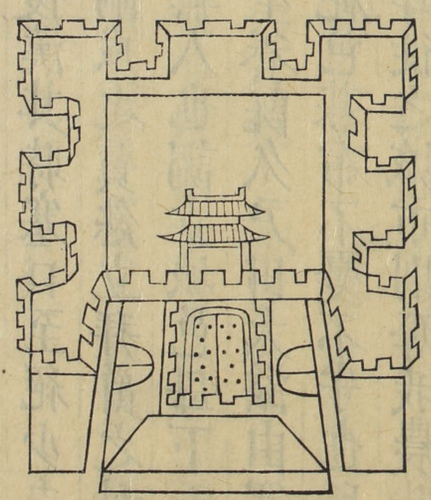
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啟牌于彼夫牌長注矢牌一定也牌啟無常斯不畏注矣矣此專爲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墻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三牌睨敵臺既就則牌睨宜講也夫垣既不高牌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縣木之上下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頻矣遑人曰虜飛石墜牌則以竿裹裹爲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牌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碓土以成曰土坯）又幸立楯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楯與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土模成者曰泥坯）橫卧爲牌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麥藁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四麕城牌睨既成則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牌睨旁開一門亦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麕城高厚



與垣等內外皆陴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況爲重門邪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面不用敵臺大堡乃爲之甕城不必太大大則更須角臺



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
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
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
言更戍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貧怨立拜爵之科開贖
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
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
達畿輔不憂無人也耞邑基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
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
便安則遭懼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
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絕少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減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
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
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
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齊若隋
亦皆築焉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爲措置之詳其
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
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採豈議論多而成功少
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後田亟水利）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鍬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
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斗曰泥撥曰泥篦曰鐵
鍬曰竹覽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
可深開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鍬箕
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
江龍急水河偶一爲之多費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
水車大利于乾漕非人不能用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撥以布爲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篦以
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非人
不習鐵鍬利器也南非通習之竹覽水中夾泥唯高
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遇開河淺則施有石
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
沙數斗二器大利閘漕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
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治水諸器）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
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 論浚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漸淵因水聲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宣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于永賴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
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
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
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貪酒者一向沉溺于酒
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
喻乎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
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
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
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
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
決于滄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
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廻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
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
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鋼則去者復緩由是
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單

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梏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戶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絶矣其後吳執中郟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强之業江尾爲芟盧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　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非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痾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與之百瀆吕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論車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
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　國初
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
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
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爲漫水港云夫江
流迂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
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
然也某恪遵　廟算廣集衆思咨訪榷宜窮極形勢
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
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
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
塩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泖之水于黄浦濬蘇之吳
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横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
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
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
河使尚崑湖昆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
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汎裏河淺長蕩荆溪諸水入
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
鉄猫港洩閶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逆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經理水利三吳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皐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纏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益穎州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粮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淮鳳聖出說）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卅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汜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與西非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非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服臨　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益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鉄厰湧珠湖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庄塢道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劭其力何至連阡以乘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林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曉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幾內列郡而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非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非易客迺咤曰子固好奇甚言非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非易也曰客何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為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爽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刜深尺許遂
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
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
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
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
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
洮水種秔稻而狄道益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
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益三代之時溝
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
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
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
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
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稔最在禹
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
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
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繆竊擬以稱饒及
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
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也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
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
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
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
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
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
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冊沁
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眞定
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
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秪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
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
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　先朝屢
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
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
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
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
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
皆連阡里壞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
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
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治河

漢武帝以前此論近質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漢司馬遷河渠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詳于治渠此太史公特筆

一曰溉田再曰溉田田功即水利也

數爲敗乃徙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瀦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永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奏

開渠無所不利

秦能用人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塞未有不壞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自古河功難成田亭好做此太史開大便門讀者不許草草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不爲小不便而阻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占地可田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滿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徃徃爲井井下相通爲水水頻以絕商顏

河決而歲因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竇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又議塞無可奈何

吾山乎吾山乎芍鉅野溢魚沸鬱芍柏冬日延道馳芍離常流蛟龍騁芍方遠遊歸舊川芍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芍何不仁汎濫不止芍愁吾人罇桑浮芍淮泗滿久不反芍水維緩一日河湯湯芍激瀑淫淫非渡迄兮浚流難搴長茭芍沈美玉河伯許芍薪不屬薪不屬芍衛人罪燒蕭條芍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芍揵石菑宣房塞芍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眞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此亦議論多之一端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診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診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岸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
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今亦何嘗廢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非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溺兵夫漂沒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決非水未可全非　張齊賢欲罷河不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鄜、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自李仲昌賤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衮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說出病痛

入于淮、一合非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彦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非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非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産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吳越王嘗用之撩淺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乎
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再過水深數尺宜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濬川杷事極小亦費爭論何其淺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河非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處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豈遂無患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滄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里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里埽詔從之立之在隄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隄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安石理財則用程昉（呂惠卿等治水則用稈昉（等用人如此作事可知）可知）自任然縻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建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兼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非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泥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非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非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
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
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漫、不可逼視、登高望
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
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
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
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
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
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非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
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
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
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牌、引金口渾
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
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
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
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
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腐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築城

以此爲城而築城未矣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晉侯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誅之公使讓之士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屬諸侯亦末務人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令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掬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
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
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
既至蚤蟄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
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
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
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
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
援民卹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委集親其民人明其伍
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折而郢是城不亦難乎一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
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
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
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
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
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
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
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英雄所見略同

甕甀之取土皆劃丘堙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
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
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掌立勳于玉璧乃置勳州于
玉璧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
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鹽築之岳以兵
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
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
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
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
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
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堤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
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
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
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寨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逵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璡及第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夏關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墨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蓋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容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璡權遍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麏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閙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陰陽有靁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魯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亾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滮池。又將於覇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侯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蓊蔚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擬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鋼三泉周輪七里身亾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雕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傑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亾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與亾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謜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土木之始）

嶽宗時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恊堪輿倘形勢如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峙有鹽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罄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
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圖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
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
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
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
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
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
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
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
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

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
鑿城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
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
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
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
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
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
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
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奪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栅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惟石巖整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既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陰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徵曰收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逆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餼廩人獻饔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亂績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
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制茂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
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
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
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
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
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
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烈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撅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實用編

六曹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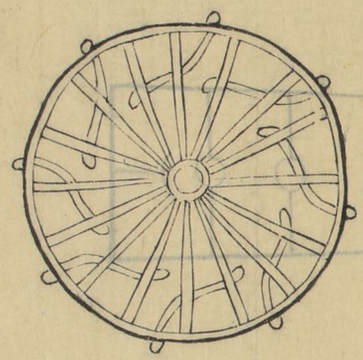
工曹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偕計道經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瀧瀧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將來矣後果缺没子秋北逮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望平湖顧瞻三陵聆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徃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昕夕圖爲弭

患計、肝胎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前人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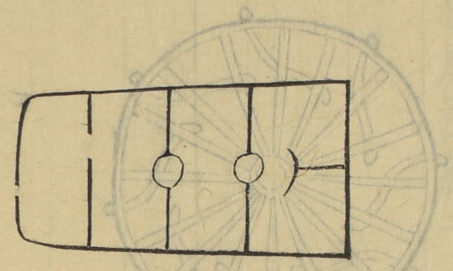
神濬具

如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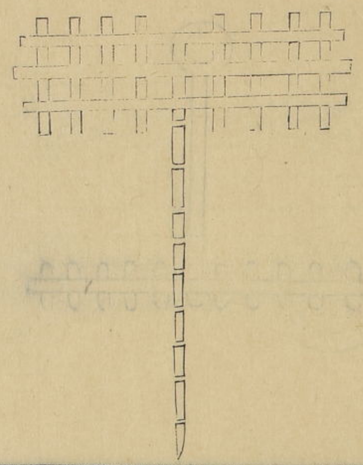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可用○單輪依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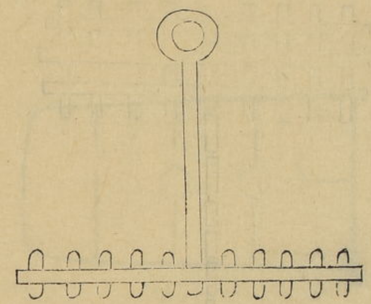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鋘爲之重五斤長竹柄每件鋘楞鋘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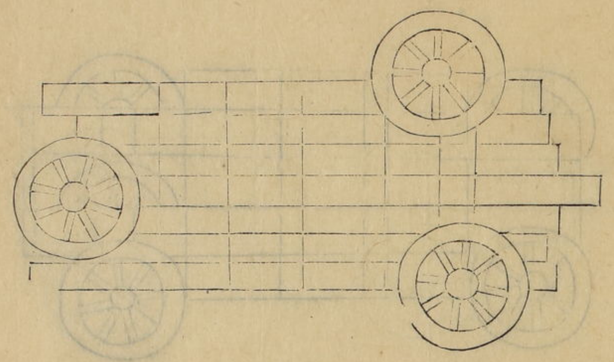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爲橫梁鋘齒長毛竹柄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二寸鋘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短柄泥扒



短柄泥扒一千以水爲之柄尾用鍊圈或篾圈每件柄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木爲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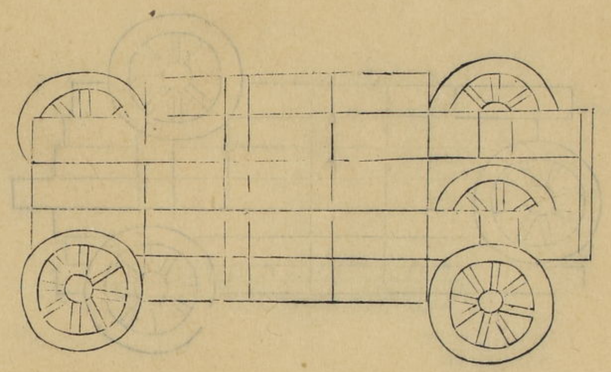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爲之輪用鍊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溶止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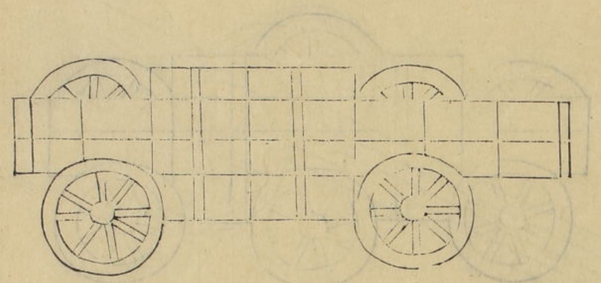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爲之輪俱鋟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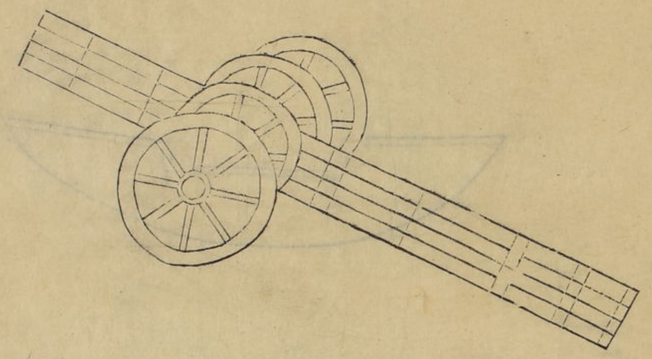
滾沙輪圖



滾沙輪十乘以木爲之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二層割水板餘如前該銀二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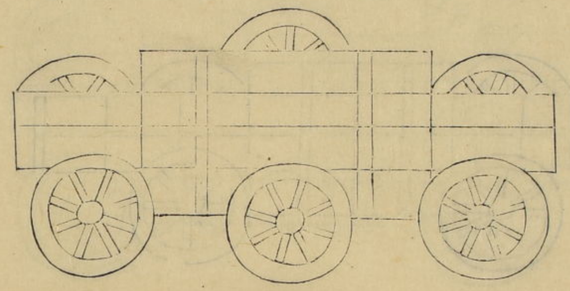
開沙耨圖



開沙耨十乘以木爲之四輪鋭包帶開沙斧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濶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水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耨往廻五次平地可行舟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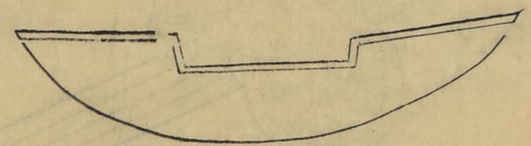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爲之鉄皮包輪入水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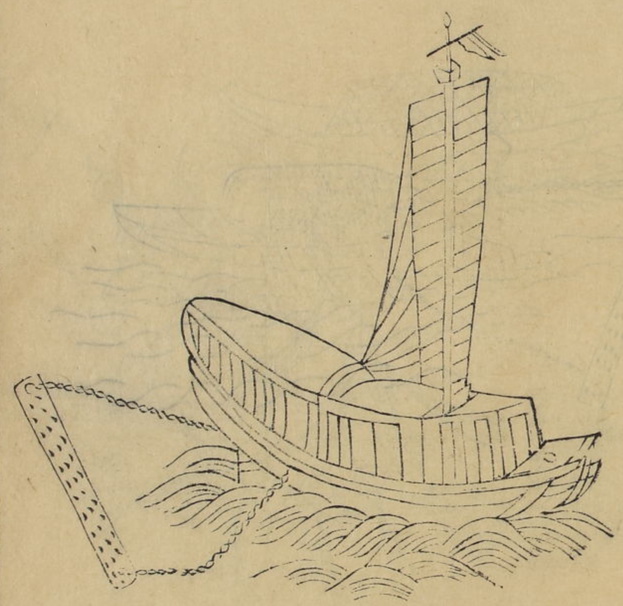
輪高一丈長五丈濶二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江筭此輪往回一次河深一尺坐二人收纜而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淘沙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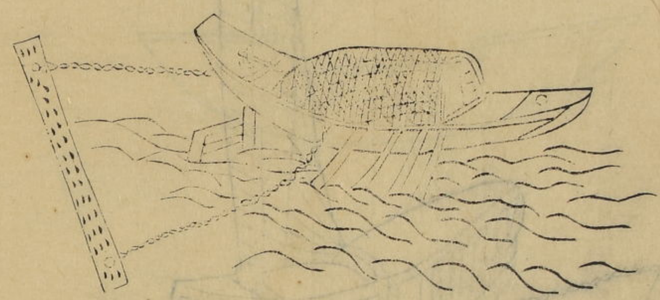
淘沙船一千舲舡載濬夫一名用厚板打造用大淺舡價多不足於用淘沙舡名最妙價廉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濬用千隻共銀千兩如頃濬可聽加至萬餘

撥江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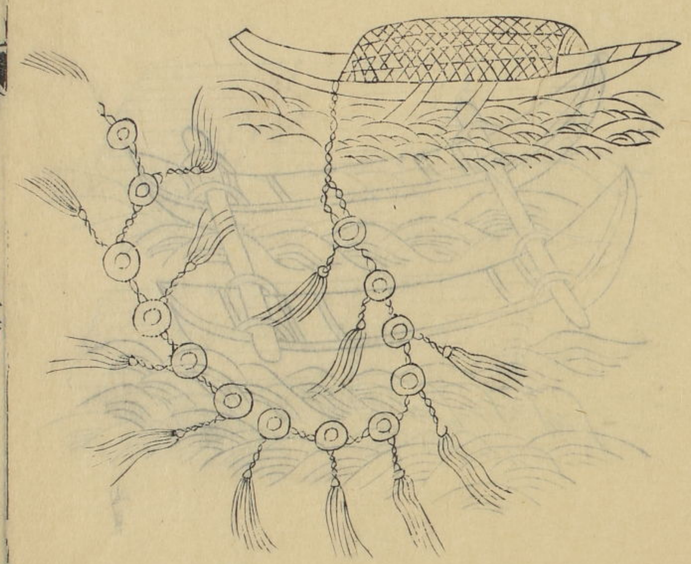
撥江輾一千以鋏爲之大舡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爲妙矣惟利于頃不利于漸

混江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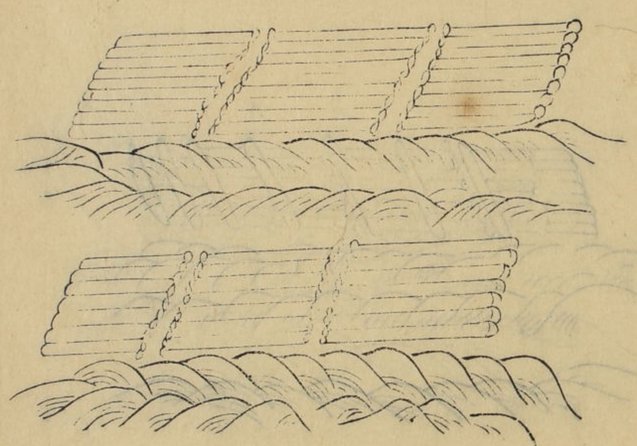
混江軸一千
以木舟鐵爲
之舡隨其器
爲妙頻漸皆
可用

百節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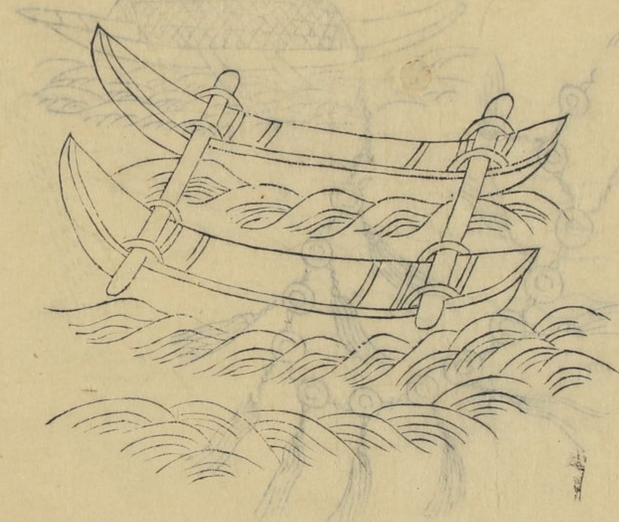
百節帚一千
以木爲之每
舡一隻用水
手四名該四
百名可當大
一千

披河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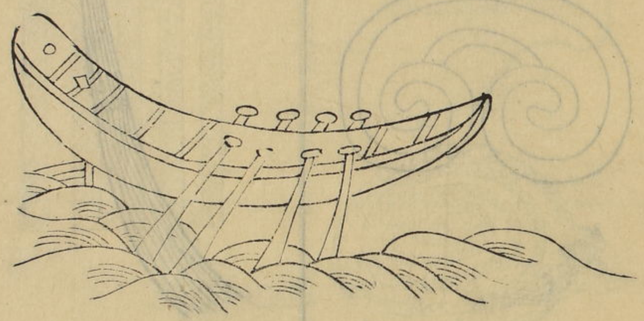
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爲之

伏波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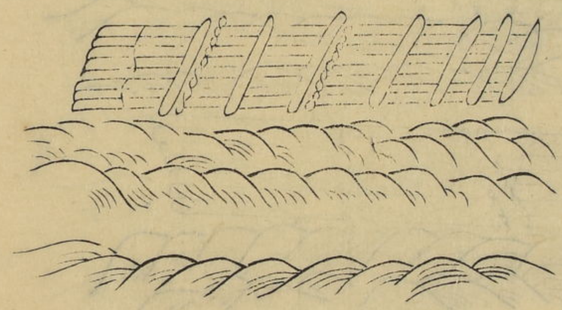
伏波艇三百
該水手六百
名篷貓具全
即此一千二
百可當一萬

八槳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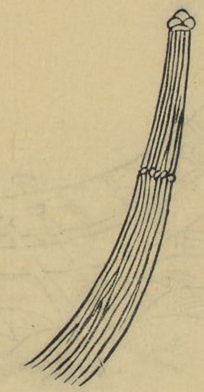
八槳船用八槳共二十隻水手一百六十名以備差使

鎖泥鰍圖



鎖泥鰍一百以竹爲之水手二百名

刷江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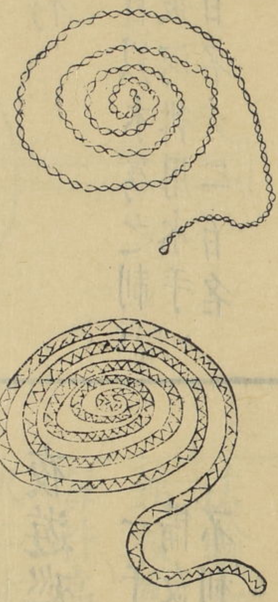
刷江帚一千以鐵爲之重十斤

開江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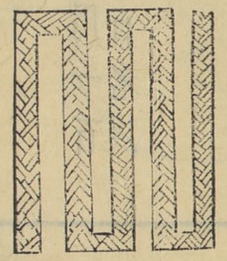
開江犁三百以鐵爲之專利于漸不可輕用于頓

定波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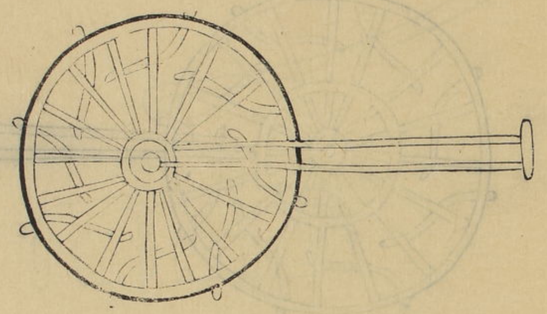
纜有二一以鉄爲之一以竹爲之與常用者同在乎隨宜而用之

驅山鞭



驅山鞭以竹爲之

法輪圖



法輪一百以堅木爲之鋟板爲齒槁木爲柄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隻水手四百名以備頓濬

千里徼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報水信于頻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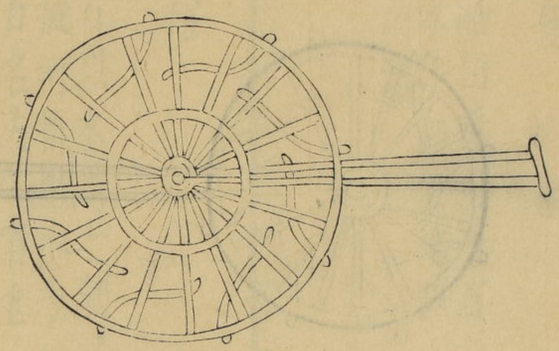
夜遊巡

一千以木爲之可備夜濬惟利于潮不利于頓

絞江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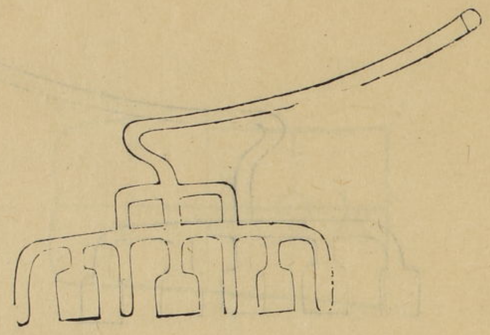
一百以木爲之制似拔河排用水手二百名大二百名

雙推輪圖



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爲之鋸板爲齒槁木爲柄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寸兩邊帶開沙鋸斧數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共銀二百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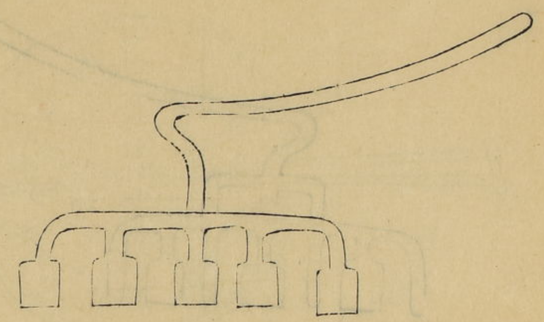
闊口扒圖



大闊口扒二百以鋸爲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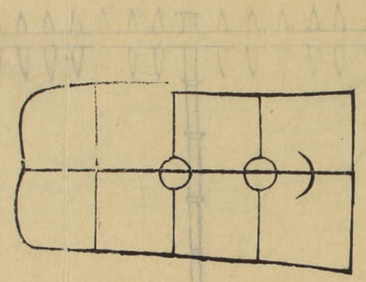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二寸六分下匾上方用鋸管柄連毛竹柄該銀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闊齒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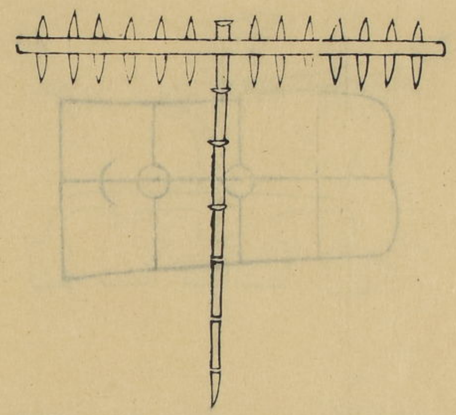
闊齒扒一百以鐵爲之重五斤長稍竹作柄每件闊一尺二寸鐵齒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用鐵管柄連竹柄該銀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揚沙大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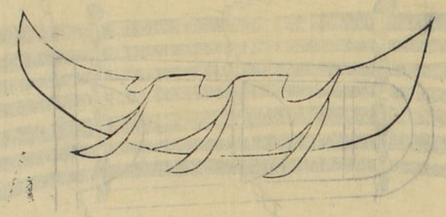
揚砂大錫二百以鐵爲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人夫用之

單施泥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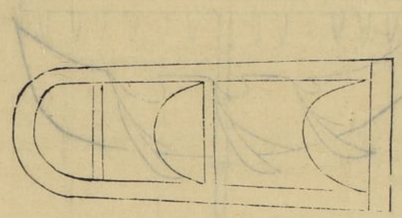
施泥扒一百以木爲橫梁鋟齒連稍竹作柄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推沙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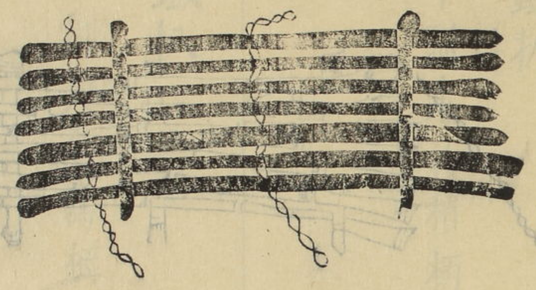
推沙鉋一百以木爲之鋟齒長竹柄共重五斤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三兩可辦

大推沙鉋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爲之鋸齒重一十二斤長毛竹柄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舡底形該銀四十八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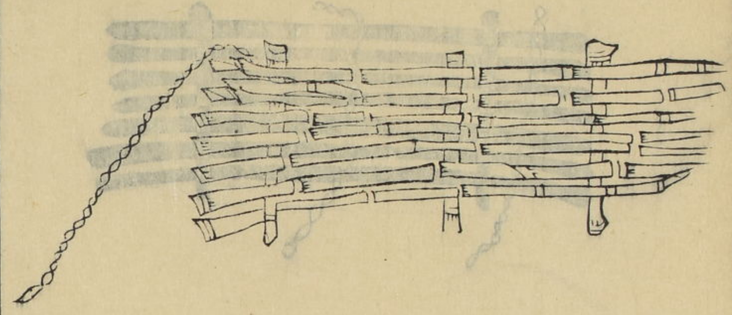
濬淺筏圖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異可更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爲之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桴并橫栓毛竹共銀一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則拽置于乾灘比舡校輕且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爲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爲柄

闊嘴頭

一千副以鉄爲之竿



漕河紀事 卷九十三

窄閘頭

一千副以鉄爲之

竿


嶧縣
沁河
碧鎮湖
郭山
花山
拷栲寺
呂梁城
長山
新堤埧
東岸驛
徐州洪
三山
支河
遥堤
徐州
符離
固鎮
宿州
萬歲山
南山
濠水
唯寧界
格堤
主簿廳
房村
房村格堤
徐州古河
判官廳
小浮橋故道
秦梁洪
徐州洪
符湖
永州湖
女婁湖
胜山
洞山
胡陵溝
北陳
九里山
孤山
運河
運鈔河
利國驛
古洪閘
梁境閘
境山
茶城呂梁
舊河埧
牛角灣堤
支將軍廟
鎮口閘
張庄湖
呂孟湖
徽山湖
地漕溝
賈家湖
菖蒲嶺
落馬湖
直河浴
郗界
滴洞
郗州
蛇盤界
岠山
六山
七墩山
龐家山
小河口
此水堌姬村
湖水滙水各
行泗灌北入河
遥堤頭
宿遷界
幽頭灣
半山
格堤
郗州界
曉華寺
辛安格堤
馬家莊格堤
龜山
象山
土山
霸壁縣
睢寧縣
虹縣
五河縣
雙溝
歸仁堤
淹溝
陸湖
祖陵
沙湖
沙港嘴
鳳凰嶺
馬厰坡堤
桃源縣
堌墩
高阿
孫家湾
白洋河
劉家湖
白鹿湖
桃源界
古城
陳家湾
隨家溝
馬陵山
宿遷縣
侍丘湖
吳城
三义石堰
季太石堰
徐昇石堰
崔鎮石堰
清河縣
腰舖
郯城縣
沂河
周湖
運河湖
泗州
盱眙縣
來安縣
全椒
江浦縣
和州
南京
江
于
暗淮縣
廣運橋
大運橋
魏家湖
鳳陽府

肥城縣
平陰縣
戴村
何家口
五堂口
坎河口石垻
坎河口係汶水洩入盬河處
蘇黃橋
汶上縣
汶河口
馬踏湖
分水龍二廟
南旺
五里
堰
東明縣
白馬
陵
龍王廟
李勞
凍陵莊
芝麻莊
賈魯河
安山
老堤
黃河故道
沙灣
長垣縣
陽穀縣
東昌府
堂邑縣
博平縣
夏津縣
清平縣
張秋鎮
臨清州
武城縣
故道
馬家口
貫臺
陳留集
新堤口
陳橋集
封丘縣
中牟城
荊隆口
于家店
衛輝府
鎮陽閘
淇河口
清衛交會
天津衛
河間府河
清河縣
大名縣
大名府
景州
故城縣
呂逢城
青縣
霸州
琉璃橋河
滹沱
河西務
武清縣
丁字沽
直沽海口
北海
靜海縣
釣臺
德州
恩縣
南皮縣
滄州
濟縣
棗林
趙皮集
七村
李皇陽口
蘭陽縣
李之家樓
碼頭集
陳留縣
睢州
陳州
柘縣
汝上縣
戴村
何家口
五堂口
分水龍二廟
南旺
五里
堰
東明縣
白馬
陵
龍王廟
李勞
凍陵莊
芝麻莊
賈魯河
安山
老堤
黃河故道
沙灣
長垣縣
陽穀縣
東昌府
堂邑縣
博平縣
夏津縣
清平縣
張秋鎮
臨清州
武城縣
故道
馬家口
貫臺
陳留集
新堤口
陳橋集
封丘縣
中牟城
荊隆口
于家店
衛輝府
鎮陽閘
淇河口
清衛交會
天津衛
河間府河
清河縣
大名縣
大名府
景州
故城縣
呂逢城
青縣
霸州
琉璃橋河
滹沱
河西務
武清縣
丁字沽
直沽海口
北海
靜海縣
釣臺
德州
恩縣
南皮縣
滄州
濟縣
棗林
趙皮集
七村
李皇陽口
蘭陽縣
李之家樓
碼頭集
陳留縣
睢州
陳州
柘縣
丁家道口
歸德府
亳州
寧陵縣
潁州
考程縣
王家集
石家樓
儀封縣
睢州
陳州
柘縣
東平州
沙灣
長垣縣
陽穀縣
東昌府
堂邑縣
博平縣
夏津縣
清平縣
張秋鎮
臨清州
武城縣
故道
馬家口
貫臺
陳留集
新堤口
陳橋集
封丘縣
中牟城
荊隆口
于家店
衛輝府
鎮陽閘
淇河口
清衛交會
天津衛
河間府河
清河縣
大名縣
大名府
景州
故城縣
呂逢城
青縣
霸州
琉璃橋河
滹沱
河西務
武清縣
丁字沽
直沽海口
北海
靜海縣
釣臺
德州
恩縣
南皮縣
滄州
濟縣
棗林
趙皮集
七村
李皇陽口
蘭陽縣
李之家樓
碼頭集
陳留縣
睢州
陳州
柘縣
丁家道口
歸德府
亳州
寧陵縣
潁州
考程縣
王家集
石家樓
儀封縣
睢州
陳州
柘縣
東平州
三家庄
許家莒
陳城口
葉塔
葉集
陽穀

香河縣
臨清縣
彰德府
衛輝府
懷慶府
河南府
陝州
汝州
鄭州
中牟縣
滎陽縣
南陽府
桐柏縣
淮水源
武涉縣
孟津縣
偃師縣
伊河
洛河
澗河
渭水
積石州
靈寶縣
太治池水發源
石洞山水發源
乾河
柏池山水發源
河陰縣汜水縣
滎澤縣
小院村
廣武山
孫家渡
鄭州
判官村
小陳橋
黃煉集
鮑家寨
郭家灘
廟王口
新鄉縣
衛河源
獲嘉縣
修武縣
丹河
沁水
沁源縣
沁州
武鄉縣
襄垣縣
潞安府
長治縣
屯留縣
潞城縣
黎城縣
壺關縣
長子縣
高平縣
陵川縣
澤州
鳳臺縣
沁水縣
太行山
濟源縣
溫縣
懷慶府
濟水
河內縣
修武縣
獲嘉縣
新鄉縣
輝縣
汲縣
淇縣
浚縣
滑縣
延津縣
封丘縣
長垣縣
東明縣
曹州府
定陶縣
單縣
金鄉縣
魚臺縣
濟寧州
嘉祥縣
鉅野縣
汶上縣
東平州
東平所
泰安州
肥城縣
寧陽縣
新泰縣
萊蕪縣
蒙陰縣
沂州府
費縣
蒙陰縣
新泰縣
泰安州
寧陽縣
肥城縣
東平州
汶上縣
鉅野縣
嘉祥縣
濟寧州
金鄉縣
魚臺縣
單縣
曹州府
定陶縣
長垣縣
東明縣
封丘縣
延津縣
滑縣
淇縣
浚縣
汲縣
輝縣
河內縣
濟源縣
溫縣
懷慶府
濟水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淮河故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迹今故道淮水盛發則及堰舊自平江伯葺歲久隆慶四年大潰而淮揚成

股南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遶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敎堂出飛雲橋分爲三股至湖陵城口散漫遶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郤堰遏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淮

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晉城至境山新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奠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決塌塲口冲谷亭十一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段大濶溝小
濶溝泰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　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毋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壞城堰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濬元人
故道即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黃
陵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東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太丘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
濟二洪趙皮寨遂淤於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
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
洪閱二年亦淤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田月
堤入睢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
塌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遥堤萬曆
十五年決蘆花口金坑墻

終